

T2511/1273(5)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RDERED FROM

1991 - 2

史記九卷至十二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呂后本紀第九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朝後位

呂后本紀

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爲二紀焉 史記九

呂太后者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爲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高祖徵時妃也

漢書音義曰諱雉

○生孝惠帝 駟案漢書音義曰諱盈

女魯元太后及高祖

為漢王得定陶戚姬

如淳曰戚姬音怡衆妾之稱也漢宮曰戚姬數百姓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墳

曰漢秩祿令及茂林書姬內

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好在七

然官號及婦入通稱姬者姬

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好在七

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以

以姬為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

不奔顯

憐是也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

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

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

帝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

呂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

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

○索隱曰幾音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

太子甲詞安車以迎四皓也

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

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

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

徐廣曰各澤高祖八年卒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鄼侯徐廣曰鄼一



曰鄭鄒台並音 子產為交侯徐黃曰次兄呂犇之為建成侯日惠

帝二年卒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

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母曰曹姬肥為齊王餘皆孝惠

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

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

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然

夫人及其子趙王廼令永巷囚戚夫人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官姜

為掖庭。索隱曰永巷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後而召趙王使

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

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亦且病不能

奉詔呂后大怒不使人召趙相趙相微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

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

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

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面居使人持醪飲之應劭曰醪鳥食

中飲之 立死 犇明孝惠還徐黃曰犇牛犇也也諸趙王已死於是廼徙淮

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今音於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壽居數日廼

召孝惠帝觀人璫孝惠見問乃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

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

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

來朝十日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

家人之禮太后怒廼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

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廼恐自起泛孝惠卮音律也齊

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

憂齊內史士徐黃曰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

日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

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

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喻我之出

音徒監反按主是謂里克妻父即優施之語事見國語孟者且也言

且喻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此即婦人節



及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廼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皆舊城方六十二里經緯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以北斗也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南謚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應劭曰侍中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與人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必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疆計太后詭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廼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駟案漢書云葬安陵皇諡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五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云云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曰馬盟曰

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啖血盟○索隱曰建邨氏音史按反又云或作啗又音丁歷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遂侯曰於今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也傳之德義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索隱曰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廼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廼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徐黃曰姓馮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索隱曰孟音墟琅邪縣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







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強授我妃我妃  
既妬兮誣我以惡逸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弃國  
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  
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  
禮葬之長安民家次巳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  
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  
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齊川太  
后女弟呂類索隱曰韋昭云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  
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乃以劉澤為琅琊王以慰  
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  
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  
人醜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  
聞之以為王用婦人弃宗廟禮廢其詞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  
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

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  
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為趙王太后許  
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  
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  
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校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擗徐  
輒音音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  
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少年蚤失父母孤弱廼封張敖前姬兩子侈  
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今細陽之也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  
者張釋為津陵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咽案如淳曰百官表謁者  
諸官加中者呂采為祝茲侯徐廣曰呂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閔內  
侯食邑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閔就國閔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  
家閔中故封閔內侯呂采為祝茲侯徐廣曰呂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閔內  
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  
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



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

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

侯將相列侯即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

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苑以左丞相審食

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

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

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齊

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

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

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琊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

王語中齊王乃遺諸侯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

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

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索隱曰此音如字此

幽王友趙王也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

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 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

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

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開之相國呂產等乃遣穎陰侯灌

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廼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

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廼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

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交共誅之齊人聞之廼還兵西界待約呂

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侯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

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索隱曰猶鄒音以欲

云猶係類也仰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

按狐性亦多疑渡水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  
猶予冬涉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若畏四隣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  
類政云畏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  
四隣者也  
曾元吉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  
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  
軍中主兵由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廼與丞相陳



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

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琅琊代常山王趙王祿燕王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

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

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

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

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

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

酈寄時與出遊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奔軍呂氏今

無處矣○索隱曰顏師古以為言見誅滅無處所也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

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竈行御史大夫事

見相國產計事即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

雖欲行尚可得邪且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

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

呂后

入襄平侯通尚符節

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

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乃合符節矯內

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

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徐廣曰音况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

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

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

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

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

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

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

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駟案韋昭曰訟猶公也○

得之公言謂明言也乃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

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鋪時遂擊產產走



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闕逐產殺之即中府吏廁中如傳  
官表即中掌宮殿門戶故其府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

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

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

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答殺呂類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

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

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

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  
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  
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  
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  
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  
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

呂后

駟鈞惡

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乃曰

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

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使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

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後朝有變欲後九月文穎曰即開

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三數讓群臣固

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

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

戟者皆兵罷去徐廣曰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

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蘇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

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蘇

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

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



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廼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陪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潛作福威志懷安忍性狹猜疑置鳩齊悼殘疑戚姬差惠崩殞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殖醢支孽受夷禍盈斯驗蒼狗為畜

呂后本紀第九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文皇帝

漢書音義曰諱恒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

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

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

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

左右即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

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

新噍血京師也公羊傳曰京太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

業皆言榮血無盟事廣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

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

也義孫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

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

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索隱曰言封子弟竟士交接若此所謂

磐石之宗也石此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疆一矣漢興除秦



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  
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索隱曰即紀通所矯帝之節  
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  
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  
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  
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  
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  
大橫○應劭曰以正橫占曰大橫更更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橫也李  
可曰庚其絲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不服更更也言去諸矣而即  
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  
君之基業文帝亦讓父亦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索隱曰前漢云大橫  
龜兆橫理也按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索隱曰前漢云大橫  
凶之謂也杜預云終兆辭也音青漢書蓋寬饒云五帝官天下  
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不私也代  
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  
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  
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母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  
孝文帝

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  
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二里○索隱曰三橋  
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與樂宮在渭南秦  
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丞相以下皆迎宋  
昌遂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將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  
願請問言○索隱曰包世音開言欲向空問處語頗師古云問空也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  
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光文云邸屬國舍遂馳入代邸群臣從  
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書  
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  
揭皆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  
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  
王故追諡為頃王也如淳曰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類為林光侯  
蕭何夫人亦為頃王也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頃王后也  
索隱曰按蘇林徐廣韋昭以為二人封号而樂彥如淳以頃王后  
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陰安是別人封爵非也頃王后  
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降為即陽侯與琅琊王宗室大臣  
故云列侯頃王后韋昭曰陰安屬魏郡也



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  
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  
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索隱曰交高帝弟寡人不  
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如淳曰交高帝弟三南鄉讓者臣也或曰宜再  
受羣臣猶亦宜乃更即坐示變即君位之辭也丞相平等皆曰臣  
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  
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  
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  
子位群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族興居清宮應劭曰舊  
幸所至必遣靜官令先察行清靜殿中以震非常  
○索隱曰按漢儀云皇帝起居清宮而後行奉天子法駕迎  
于代邸○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  
中淮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  
引侍中參乘馬車二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  
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  
是夜下詔書曰聞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  
孝文帝

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  
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曰按  
人無夫或无子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彥云婦  
不霑爵故賜之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无故群飲罰金四  
日說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為酺出食為酺又按趙武靈王城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也  
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  
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  
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  
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道灌將軍嬰將兵  
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誅呂氏呂產欲為  
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  
呂產等太尉身奪襄平侯通持節承認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  
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  
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  
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索隱曰章  
昭云勃海縣賜金



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又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刑其家室今除此律正月有司言曰各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敢享天下人民未有嚙志索隱曰嚙者不謂之意也未有嚙志言天下皆志不備也漢書嚙作噉音徒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其發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且待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言多所更立也明於國家之大體長王於朕兄也

孝文帝

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顯曰陪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又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先長於立子故云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焉用此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抚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索隱曰言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饗其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正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為皇后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索隱曰謂帝之子為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為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



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鎮撫諸侯四夷皆治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以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昌為壯武侯元年奪侯國除○索隱曰章昭云膠東縣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靜○索隱曰按表駟鈞封駟侯不同者蓋后從封於即屬鉅鹿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索隱曰韋昭曰韋昭曰韋昭曰平縣人○索隱曰韋昭曰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

守文帝

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為吏詔所止時以恩愛見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無此日食文也一本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畜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夫苗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也○索隱曰蘇林云憫然猶介然也非好非近其意餘詳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索隱曰遺財當也財古字與維同言太僕見在之馬今



留絕足餘皆以給置傳○索隱曰按廣雅云置驛也書漢書云置

乘傳者以傳受各乘置者以馬取匹傳音丁意反如導云律四

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駟置

急乘一馬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應和曰古者天子耕

藉者帝王典藉之常率也藉音借也借民力以治之

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贊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

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

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

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

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

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和曰旌旗也尹

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誹謗之木應和曰堯作之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

進善方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應和曰堯作之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

之德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曰按尸子云堯立誹謗

之木誹謗非又音佛韋昭曰愚政有關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

後代因以為節今宮外橋梁頭四植木是却玄注礼云一發一楨

為午謂以木實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貫柱四出客

和表則字與和又相訛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

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

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期寧葉書音義

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必祝詛也○索隱曰韋昭云謾相

低闕也說文云謾欺也謂初伯約共行祝後相欺詐中道而止之

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

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

銅虎符竹使符應和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富發兵遣使者

長五寸鑄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

也○索隱曰漢書儀銅虎符發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詔文

孝文立

留絕足

乘傳者

馬高足

急乘一

藉者帝

以勸率

本以躬

假借為

三月有

其長子

居有功

侯為城

子揖為

進善方

之德失

後代因

為午謂

和表則

言之罪

之賢良

詛上也

低闕也

也吏以

死朕甚

銅虎符

長五寸

也○索

○索隱曰

按廣雅云

置驛也

書漢書云

置一也言

亦云得置

一也言

亦云得置

一也言

亦云得置

一也言

亦云得置

一也言

亦云得置

一也言

亦云得置

一也言

亦云得置

一也言

亦云得置

一也言

亦云得置

一也言

亦云得置

一也言

亦云得置

一也言

亦云得置



各又領氏披邢丞宗西征賦注云甘泉水名今按  
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官名謬爾  
六月帝曰漢與

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

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

不得居其故陵轉邊吏入盜甚敷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

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穎陰侯灌嬰擊匈奴去發中尉尉案漢

表曰中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

見故群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

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

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

之祁侯賀徐廣曰姓籍以文帝十一年卒蓋曰敬○索隱為將軍

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乃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

上誑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

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下下來也與索隱

之降赦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六年有司

淮南王長發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出入擬於天子擅

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謀

危宗廟社稷群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

勿王群臣請處王蜀嚴道徐廣曰漢書本或作却字或直云

通嚴道有如焚山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

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索隱曰名衡山王索

安陽侯也廬江王索隱曰名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在

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秘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

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曰

太倉令故謂之倉公也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

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索

隱曰緹音帝氏音非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

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天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



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  
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

異章服以為僂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李音曰約

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索隱曰

韋昭云斷趾點劓之屬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官不易張

族類故不易之也而姦不止其外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故

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其憐

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

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

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李音曰本農也末賈也言

除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

卬為匈奴所殺上乃遣二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

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

勤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群臣諫皆不聽皇太后

固要帝如淳曰必不帝乃止於是定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

侯赤徐廣曰為內史彘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

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

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質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

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先

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

福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

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

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曆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索

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終而後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

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  
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



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

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音義曰言

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

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次在渭城谷出周鼎當有玉英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

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

元也○中改改今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

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

生○索隱曰西王母下謂之四荒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

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

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

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惶

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韋昭曰

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

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索隱曰

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徐廣曰衛尉改名

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

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矣

無所諱勿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

以朕為勞

英五帝並修則見

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

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

元也○中改改

生○索隱曰西王母下謂之四荒也

音檄漢書作撤願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轡且旅錯結也

還故軼如結也相如曰結軼還轡○索隱曰郵氏軼音逸又

謂人云善言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

愛貌未安其說聊記異也

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索隱曰中大夫令是

官號勉其名後此官改為光祿勳虞世南以此林中大夫令是史

家進書耳頭道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為

中大夫扶風谷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

代郡蔚林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

館○索隱曰山險名也應門險

曰在上黨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

包禮音

西駟察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櫟張揖曰在昆明池

南今有柳市是也○索隱曰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按

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

長安西北如淳云在渭北非也

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矣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

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池

山澤韋昭曰弛發廢戒諸服御狗馬損即吏負發倉庾應劭曰水

得賣爵索隱曰崔浩云富人欲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

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

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

補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

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

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

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詠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如表益等

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借音休假群臣如張武等受賂請

孝文帝

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

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徐廣

七十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於天地之理

物之自然者矣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

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

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

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

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

養于高朝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發聲也其奚哀悲之有其

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

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喪曰踐也晉灼曰漢語作洗

語是書名荀爽所作

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

語是書名荀爽所作

語是書名荀爽所作



及兵器也不施  
母發民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  
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母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  
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  
領緣也織者禱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曰已下謂極已下  
於曠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以工力為字而女工唯在於絲  
故以系工為字三  
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  
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  
使○索隱曰霸陵是水名水徑於山亦曰霸山即芷陽地也  
母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  
使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  
屬國悍徐廣曰姓徐明家重絕人顏者也為將屯將軍李奇曰馮奉世  
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如淳曰主穿墳填壑事者  
屯將軍為名此○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墳監主諸屯也  
即中令武為復土將軍○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墳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  
故云復土復反還也又音福  
萬五千人○索隱曰百官表云內史掌理截郭穿復土屬將軍武  
乙巳○索隱曰百官表云內史掌理群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  
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文帝

議天下歸誠務農先籍布德懷兵除弊削謗政簡刑清緜衣  
俗靈臺不嘗寬張武獄恤緹蔡霸陵如故千年頌聲

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帝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孝景皇帝者關茶漢書音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

前後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後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元

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文立

太宗廟令群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二年春封故相國蕭

何孫係為武陵侯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係嘉慶其人有二

各索隱曰音係前脫云係正卒也而得傳索隱曰音係前脫云係正卒也四月

壬午孝文太后崩索隱曰薄后也葬廣川長沙王皆之國隱曰

廣川王彭祖長沙王發皆景帝子遣就國丞相申屠嘉卒八月呂御史大夫開封侯陶

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災惑逆

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史殺初為

縣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縣地理志一百官表南陵縣文

帝置也分內史為左右及殺初為縣皆景帝二年不得皆如徐

所云索隱曰鄉延生後音都音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

西方天火徐廣曰漢志無熯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徐廣曰雒一作淮陽王宮



災故徙王 吳王濞楚王成趙王遂膠西王西濟南王辟光菑川王

賢膠東王雄渠及發兵西鄉天子為誅晁錯遺表盜諭告不止遂

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

亡軍及楚元王子執等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為魏其侯立楚

元王子平陸侯劉禮為楚王 ○索隱曰常昭云平陸而河 立皇子

端為膠西王子勝為中山王徙齊北王志為菑川王淮陽王餘為

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齊王將廬燕王嘉皆薨 ○索隱曰表云五

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復置津關用傳出入

○索隱曰 冬以趙國為邯鄲郡 ○索隱曰音林間 徙廣川王為

橋五月募徙陽陵子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

丈丁卯封長公主子橋為隆慮侯 ○索隱曰音林間 徙廣川王為

趙王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 ○索隱曰音林間 為建陵

侯隴西太守渾邪為平曲侯趙丞相嘉 ○索隱曰音林間 為江陵侯故將軍

布為郿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索隱曰音林間 七

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

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滌侯周亞夫為丞相四月乙巳立

膠東王太后為皇后 ○索隱曰音林間 丁巳

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 ○索隱曰音林間

已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兩壺大者亦八寸中

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

夏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子寄為膠東王封四侯 ○索隱曰音林間

九月甲戌日食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

徒來降皆封為列侯立皇子方乘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



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挑矣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

晦日食軍東都門外駟案三輔皇圖東出北第一門曰索隱注同中四年三月

月置德陽宮贊曰是景帝朝也帝自作之諱不言朝大蝗秋赦徒

徐陽陵者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

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澆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中六年二月

巳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兩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

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

子不識為濟陰王梁分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

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駟案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中尉掌列侯長信營事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長信營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庶將行為大長秋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長信營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庶長信營事

奉常為太常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奉常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云大行官名秦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奉常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云大行官名秦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奉常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云大行官名秦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奉常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云大行官名秦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奉常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云大行官名秦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奉常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云大行官名秦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奉常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云大行官名秦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奉常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云大行官名秦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奉常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云大行官名秦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奉常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云大行官名秦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奉常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云大行官名秦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奉常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云大行官名秦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奉常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云大行官名秦

孝景帝

大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後更名大鴻臚武帝因而不改故漢

書景紀有大鴻臚百官表又云武帝改名大鴻臚附也以言其

掌四夷賓客若皮臚之在外附於身也復有大行令即鴻臚之屬官也治

粟內史為大農駟案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掌穀貨也以內為二千石

置左右內官為大內索隱曰主天子之私財也七月辛亥日

食八月匈奴入上郡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三月丁酉赦

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

徐廣曰丙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

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縮為丞相封為建

陵侯索隱曰姓備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到將軍擊匈奴酺五日令

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今徒隸衣七縵布索隱曰七縵

其襪故止馬春索隱曰止人為馬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

省列侯遣之國晉灼曰文紀遺列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

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十二月晦雷徐廣曰一作書字又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



天庭中索隱曰天庭即龍星右角也按石氏正月甲寅皇太子

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皇南謚曰帝以孝惠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

民為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

位是為孝武皇帝駢案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南謚曰陽

三月封皇太后弟蚡蘇林曰蚡音駝鼠索隱曰蚡音扶粉反按

而寡更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景

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

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索隱曰主父偃

恩之令今諸侯各得分邑其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索隱述贊曰景帝即位因脩靜默勉人於農率下以德制度斯

創禮法可則一朝吳楚乍起凶匿提局成豐拒輪致感晁錯雖

誅梁城未克條侯出將追奔逐北坐見島削立翦牟賊如何大

尉後卒下獄惜哉明君斯功不錄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武本紀第十二駢案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

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褚先生名少孫漢博士也索隱

曰按褚先生補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中之信

其才之薄也又張晏云褚先生領川人仕元成間褚云褚先生

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子津事大儒王

式故号為先生續太史公書阮季緒亦以為然史記第十二

孝武皇帝者駢案漢書音孝景中子也索隱曰按景十三王傳廣

河間王德以至廣川九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

孝景七年立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主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

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

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徐廣曰

年歲在天下又安薦紳之屬索隱曰薦音播播擬也言擬易於

字假借耳漢書作縉紳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

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

未就會實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殺利事



曰織微召案縮臧縮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後六年實太后崩

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

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蹠氏觀徐廣曰蹠音啼

賜名也音蹄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

並去聲即今妯娌也孟康以兄弟妻相謂也索隱曰先與生音先後

音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

以恩澤封者曰君儀比長公主索隱曰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

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置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有李少君亦以

祠音竈穀道邨老方見上李音曰食穀道引或曰辟穀不食之道

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竈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

火官死為今之竈神司馬彪注莊子云浩竈神也如美女衣赤李

弘音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矣徐廣曰姓趙入以主方徐廣曰進

而音澤音侯家人主方藥者也一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

物俗老音如淳曰物鬼物也其游以方徧諸矣無妻子人問其能使

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

給又不知其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音中

有所中也音嘗從武安侯飲索隱曰服虔云田蚡坐中有年九

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

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

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服虔曰地名有臺也璜已而察其刻果齊桓

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

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

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

上見安期生索隱曰服虔云古之真人按列仙傳云安食巨棗

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

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

為黃金矣索隱曰齊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

也而使黃鍾音韋昭曰史寬舒受其方駟案漢書音義求蓬萊安期

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仙事矣唐人薄



誘忌徐廣曰一云卑人誘忌也○索隱曰泰山陽縣名姓誘名奏

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極之別名春秋緯云紫極之別名○索隱曰按樂汁微圖云紫微宮北

又云紫宮天皇權魄寶之所理也威仰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徐廣曰一

十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

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壇上其

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

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

梟五月五日為梟以冥羊用羊祠服虔曰馬行用一青牡馬泰

一臯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書音義

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

白鹿以其皮為幣索隱曰案食貨志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

黃金方尺直以發瑞應造白金焉索隱曰食貨志其明年郊雍獲

武帝

一角獸若鹿然韋昭曰楚人謂鹿為鹿○索隱曰鹿音步交反按

楚人謂鹿為鹿又周書王會云鹿者若鹿附雅云鹿大鹿也

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為五時時加

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晉灼曰符瑞也贊曰

獻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

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臯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

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

以鬼神方見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齊懷王閔之母也與案

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懷佞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

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

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

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駟案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駕車辟惡

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畫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



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  
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牛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僊  
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其露也○索隱曰服虔  
云用栢梁栢頭按今字皆作栢三輔故事云臺高二十丈  
用香栢為殿梁香栢一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臺高二十丈  
銅為之上有僊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脩莖之  
仙掌承雲表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在湖縣章昭曰  
之清露是也湖縣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黃帝採首陽山銅鑄鼎於巫醫無所  
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章昭以為近宜春亦甚疎巫醫無所  
不致至不愈游水發報服虔曰游水縣名發報人名姓晉灼曰地  
師古以游水姓發報名蓋或因水為姓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  
所以晉灼引地理志焉或曰發園報也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  
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韋昭曰即神神君言曰天  
子母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孟  
日良已蓋大赦天下置壽宮神君服虔曰立此便宮也賈逵曰宮奉  
已愈也宮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  
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書言然常  
以夜天子被然後入駟案漢書音義曰崇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

武帝

欲者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  
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駟案漢書音義曰  
言上輒為下之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母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必出莫知也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黃龍  
年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  
徐廣曰案諸紀元光後云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符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  
郊而后土母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常昭曰談司馬遷之  
史公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父也談之以談為太  
姚察案司馬遷傳亦以談為太史公其職轉甲然朝會坐位猶居云上  
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甲然朝會坐位猶居云上  
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各當起於此故如淳云  
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其義  
是也而桓譚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  
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粟今陛  
所加之也楊惲繼此而稱耳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粟今陛  
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立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  
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脰上徐廣  
鼎四年時也駟案蘇林曰脰音維如淳曰河之東岸持壘壘長四  
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脰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



睢之比西流與和合也。○索隱曰：睢音誰，漢書如寬舒等議上親  
舊儀作葵，上者蓋河東人呼誰與葵同故耳。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維陽下詔曰：三代邈  
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  
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晉灼曰：遂往之意也。○索隱曰：遂往之意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小顏云：浸淫漸染之義。蓋尋聲相近，假借用耳。師古叔父遊秦亦解漢書，故稱師古為小顏也。其春樂成，侯縣按如祀志，樂成矣，登而徐廣處表云：姓丁名義，未詳耳。  
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服虔曰：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矣，姊為康王后。孟康曰：膠東王后也。母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矣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索隱曰：章昭云：羨門，古仙人，應劭曰：名子高。顧以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不足子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

武帝一

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憂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責其使者。今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闔旗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韋昭曰：言察大能通天意。在臨淮高平也。乾稱蜚龍鴻漸于般，進也。武帝云：得樂大如鴻漸于般。意度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韋昭曰：樂通侯，高平也。賜列侯甲第，甲乙第次，故曰第。第千人乘輿，庄車馬，服御。○索隱曰：孟康云：斥不用也。韋昭曰：第在。惟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孟康曰：衛長公主，如淳曰：衛太子姊。孟康曰：衛太子姊，孟康曰：衛太子姊。



矣婦嫁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  
案此而女也而云長公主未詳  
齋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

道自大主徐黃曰武帝姑也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相連屬於

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

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

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

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

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執服虔曰搃執持也而自言

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為民祠魏雕后

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見地如鉤狀指抱也音步滿怪之言更吏告

反鼎大異於眾鼎文錢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怪之言更吏告

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

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至中山徐黃曰

鑿汪水自中山山西索隱曰此山在馮翊谷口縣西近九愛山上武帝

也髮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髮髮而溫故曰有黃雲蓋焉

有薦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徐黃曰上言從行公卿大夫

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

姓育穀今年豐無未有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

鼎一索隱曰師古以太帝即太昊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

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騶烹

以象三德禹音登謂上帝鬼神帝或曰尊意也遭聖則興遷于

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祖基自羊祖

牛羸鼎及嘉謂韋昭曰爾雅曰鼎絕大不虞不驚胡考之休索隱曰

傳云吳諱也姚氏案何承天玄此虞當為吳音洪霸反說文以吳

為騶虞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

弓乘矢也韋昭曰路大集獲壇下報祠大饗徐黃曰一云惟受命而

見黃雲之氣合也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

路



帝者心知其意服虔曰高祖受命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

於帝庭以合明應詔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

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索隱曰

以雍地形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

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

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史區案漢書音義曰區

鄭玄曰黃帝在也李奇曰黃帝時諸侯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筮

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筮後

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

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

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駱案

書功字申公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也與安期生

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旺者

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進

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黃

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者

七千國張晏曰神靈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

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

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

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史區號大鳴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

雍有其後皇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

馮家徐廣曰寒一作塞漢書音義曰黃帝先於寒門也索隱曰服虔

云寒門黃帝所仙之處山顏云各中山之谷口漢時為縣今呼為

治谷去其泉八十里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晉灼云地理

東浦校前山在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索隱曰顏師古

馮明廣德縣也歸其毛也故童謠曰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

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顏龍顏按墮黃帝之弓百姓仰

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顏号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



驪耳乃拜卿為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  
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廣  
日亥次也與泰一奇曰亥重也三壇壇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  
○索隱知氏云亥一作陪言壇曰陪三壇也泰一所用如雍一時  
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泰一所用如雍一時  
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  
韋昭曰無犛牛醴進之○索隱曰師古云具俎豆酒醴而進  
牛醴之屬醴進之○索隱曰師古云具俎豆酒醴而進  
地為饌食漢志作醴古字亦通說文云饌祭醴也群臣從者及北  
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魂在鹿中水而泊之  
徐廣曰泊音居器反肉汁也駟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索隱  
索晉灼曰此說合牲物祭之也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日特止  
一牲也言若牛若羊若彘止一特也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  
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吐蕤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  
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日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夕  
廣曰漢儀郊泰一時皇帝平日日出所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  
使用郊日不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筮  
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始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

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  
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瑄大六寸謂之嘉牲薦饗是夜有美  
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也兆  
祥宜因此地光域徐廣曰兆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大祝領祀及臘  
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牲徐廣曰荆  
畫幡如淳曰荆之無子者皆以繫齊之道也晉灼曰日月北斗登  
龍以象夫一三星為泰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三星曰天一獨案晉灼  
曰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太一鋒也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  
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五利  
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辭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  
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  
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  
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  
除道繕治官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雙臣



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上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亦謂大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瑟也及樂後瑟監本自此起徐廣曰樂人始作聲均均然命曰瑟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武帝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頃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謝牛事蘇林曰當祭商射其牲以除不祥天子射牛示觀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殺也事見國語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於是乃今諸儒書射牛草封禪儀索隱曰見應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

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士高由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章服曰上古人皇者也人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不以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聘上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為園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文選曰高山也在頴太室韋昭曰崧高山有太室少室從官在山下問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文選曰武帝登泰山祭太一并祭名山於泰壇東南開除八通思道故言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索隱曰韋昭云八神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主四時之屬今按郊祀志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嶧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梁父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



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群  
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音義曰巨公謂武帝已忽不見上  
既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與  
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  
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  
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  
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  
車子矣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車武上泰山亦有封其  
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  
天子皆親覽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第三脊子孟庚曰所  
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  
兜旄牛犀象之屬非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  
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  
時有明堂靈則此所坐群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大夫明堂武  
武帝

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非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者  
有象景光屑如有望謂曰聞呼依依震如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  
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服虔曰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  
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漢書音義曰高蛇丘  
鄭玄曰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  
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  
事泰山既無風雨雷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  
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蓬萊焉奉車子矣暴病一日  
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返  
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  
年其秋有星孛于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  
能韋昭曰三能三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瓠○素隱曰如  
出如瓠故師古以德星即鎮星今按此紀唯上食頃復入焉有  
言德星則德星歲星也歲星所注有福故曰德星



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采年冬郊雍五帝還

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索隱曰壽星南極老人

星也見則天下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索隱曰信星鎮星也信屬

皇帝敬拜泰○徐廣曰一祝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

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

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母名乃禱

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過祠泰山○鄧展曰泰山自

之泰山○即今還至瓠子○服虔曰瓠子堤名蘇林曰在魏城以角儀

同○隱注自臨塞決河○索隱曰按河渠書武帝自臨留二日沈祠而

去○索隱曰按沈白馬祭河決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

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韋昭曰越乃言越人俗信

鬼而其詞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

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

以雞卜○漢書音義曰侍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仙人

可見而上○雞用卜如鼠往常遂以訪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氏城○韋昭曰

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

觀○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

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徐廣曰在甘泉於甘泉宮○漢

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索隱曰姚氏按揚雄云甘泉本因秦

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有光云○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乃下詔

曰甘泉防生芝九莖○應劭曰芝草也其葉如連如淳曰瑞應赦

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

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天旱使封土

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徐廣曰

在扶風



沂春至鳴澤服虔曰鳴澤澤谷也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

封五年徐廣曰元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應劭曰潛縣

山在潛縣南有祠浮江自尋陽出縱陽有縱陽縣過彭蠡祀

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

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

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索隱曰玉或音肅

風俗通齊濟王臣有公玉帶其後也音語錄反三輔決錄云杜陵

有玉氏音肅說文以為從玉者畜牧之畜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

然二姓單復有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王祝是其後也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索隱曰玉帶

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如帶圖及五年脩封

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

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

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

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日祠上帝明堂徐廣曰常五年一脩耳每脩封禪其贊饗曰天

增授皇帝泰元神策索隱曰按贊饗之辭言天授皇帝泰元神

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異遇之十一月乙酉徐廣曰

也栢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犧曰山名祠后土臨勃

海將以望祠蓬萊之萬異至殊庭焉漢書音義曰蓬萊在東海

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徐廣曰日黃帝乃治明庭明庭

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

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

於是作建章宮度為作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

二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圖云武帝營建章起鳳闕高二十五

文閣中記一各別風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曰閭



闔之內別風無曉是也二輔故事云此有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  
圖○索隱曰如淳曰詩云中堂有璧如玄曰高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堂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弥望曠是也其北治

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  
海中神山龜魚之屬○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殿北海池北岸有石

尺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  
神明臺○索隱曰漢宮闕疏云臺高五十井幹樓殿五十餘丈

道相屬焉○索隱曰閔中記宮北有井幹臺高五十井幹樓殿五十餘丈  
井○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井○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

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更印章少五字  
更印章少五字○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

戎大宛蝗大起丁夫人○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雖陽慶初等以方祠詛匈女  
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

時精牢具五色食所勝○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而以木耦馬代駒焉  
時精牢具五色食所勝○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

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

五城十二樓○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以候神人於執期○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

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黃帝封

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然○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天子

既令設祠其至東泰山卑小不称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  
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莫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

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陟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  
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

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后土三年親郊祠建○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漢家封禪五

年一脩封薄忌泰一及三一真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臺



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  
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  
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  
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  
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異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  
神者弥衆然其效可睹矣徐黃曰猶今人云其事也可知矣皆不信知耳又數本皆無可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八壽宮侍祠神  
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  
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酌之禮  
則有司存焉

索隱述贊曰孝武篡極四海承平志尚奢麗尤敬神明壇開八  
道接通五神朝親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上征登嵩勤  
岱望景傳聲迎年祀日改曆定正疲耗中土事彼邊兵日不暇  
給人無聊生俯觀羸政幾欲齊衡



